

不為聖諦的行思禪師

今天要講說的是吉州（今江西吉安）青原山行思禪師的傳略。

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？

行思禪師是江西吉州安城（今江西安福）人，俗姓劉。他幼年出家，在道場裡，每逢大眾議論佛道時，總是默默聽聞而不語。他出家受戒後，聽聞曹溪有位惠能大師弘傳佛法，便至曹溪禮六祖為師。

當行思來禮惠能大師時，他開口便問：

當何所務，即不落階級？

這句話是行思的疑問：應當如何修行？才不落入階次呢？

「階級」就是指階位或次第。例如聲聞乘就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果位，想要達到四果，就必須經過初果，然後是二果、三果，依此進階直至四果，而後才能正覺解脫。大乘則主張解脫必須經過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覺、妙覺等五十二階位，才能成就佛果，這些都屬於「階級」。行思想問的就是：是否有更直截了當的修行方法，無須這些階位，就能成就佛果？

惠能大師並未直接回答他，而是問：「你曾經修過什麼法門嗎？」

行思回答說：「聖諦亦不為」。「聖諦」是指出世間的真理，是超越的境界，感悟真理便進入聖人境界，稱為「聖流」。行思禪師說：「我連聖諦都不修學。」意思是：大師問我修了什麼，談的還是階位問題。

惠能大師再問他：「落何階級？」聖諦沒有階位，大師是問：你尚且不修學聖諦，你會落入什麼階位呢？

行思回答：「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！」就是說：我連聖諦都不修學，怎麼會有階位呢？從本性與佛性的知見上，直探本源，事實上是沒有階位的。

階位是一個比較各層次差異的問題，是為了讓大家修學而設，在《法華經》裡，這些都稱為「化城」。就比如你說：「我畢業了！」你是在說哪個階段畢業呢？是幼稚園畢業、小學畢業、國中畢業、高中畢業、大學畢業、碩士畢業或博士畢業，這是有階位的，學習就是有這樣的次第。

修學也有次第，但到底是從何種角度來說階位呢？就是你的煩惱去一分，你就會看到真理更多的一點點寬度。你看到真理的寬度，本身就會去掉一分的煩惱，也掉了十分的生死。

造成生死的關鍵在哪裡？是你對真相看不清楚。你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煩惱？是什麼把你障蔽住了呢？是你自己本身的知見，因為你並未如實地看到這世間一切現象的真實狀態，身心產生太多的迷惑，就構成為你的困擾與痛苦。

「階級」在於你不能如實地理解知見的寬度與深度，也是你為什麼會煩惱、困擾、障蔽自己的原因。自己跨不出障礙，就被限制在「階級」中了。行思便是把握住了慧能頓悟禪法的要旨，脫出了「階級」的限制。

惠能大師聽了行思鞭辟入裡的回答，十分器重他。當時跟隨惠能大師修學的人非常多，但大師讓行思擔任首座的職務，領導眾僧，這就如初祖達摩祖師認可二祖慧可得到他禪法真髓一般。

達摩祖師在中國傳法九年後，欲西返天竺，便召集門人各說自己的見解。弟子們皆各抒己見，達摩祖師一一印可，或有弟子得其「皮」，或有弟子得其「肉」，或有弟子得其「骨」，只有二祖慧可向祖師恭敬禮拜後，回到原位

卓然而立，身既不動，口亦不發一語，這時祖師便印可他說：「你已得到我的髓。」行思便是得到惠能大師禪法真髓的人。

分化一方，無令斷絕

有一天，惠能大師對行思說：

從上衣法雙行，師資遞授，衣以表信，法乃印心。吾今得人，何患不信？吾受衣以來，遭此多難。況乎後代，爭競必多。衣即留鎮山門，汝當分化一方，無令斷絕。

惠能大師的話意是：此前袈裟與佛的正法眼藏一起流傳於世，由各代祖師遞相傳授，袈裟作為傳法的信物，正法眼藏用以印證心法。我今日獲得了傳法的人才，哪還需要擔心沒有袈裟作為信物？我自從接受五祖傳授袈裟以來，遭到了許多劫難，何況後世的徒眾，為此而產生的爭競必然更多。因此，傳法袈裟留在曹溪，你應當分立門庭，教化一方，不令教法斷絕。

這是惠能大師對行思的傳法，同時也告訴他，從此不再傳授袈裟。因為有人為了爭奪他從五祖宏忍處傳來的袈裟，幾度要刺殺他，這是他自己的親身體驗。為了不讓這個傳法的袈裟信物成為後代弟子紛爭的來源，所以，他決定將袈裟留在曹溪，以杜絕紛爭，從此只傳法而不傳袈裟了。

行思得法以後，就離開了曹溪，駐錫在吉州青原山靜居寺，大弘惠能的禪法，這就是他後來被稱為「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」的緣由。

希遷尋思

惠能大師晚年即將圓寂時，座下有位名叫「希遷」的沙彌，問惠能大師：

「和尚百年之後，希遷不知道應當依附何人？」「百年」意指逝世。希遷是惠能大師的弟子，他擔心師父圓寂以後，自己不知要依附誰才能繼續修學禪法。

惠能大師就跟他說：「尋思去！」就指示了希遷這一句話。等到惠能大師圓寂以後，希遷非常用功，常常在僻靜處端坐用心思惟，諸根寂然，如忘己身。因為「尋思」意指「尋求、思察」，所以，希遷才會鎮日端坐思惟。

首座和尚見了就問他：「你的師父已經圓寂了，你如此空坐著是為了什麼呢？」希遷就說：「我這是秉持著師父的遺訓，正在尋思啊！」

首座和尚就跟他說：「不是的！你師父是在告訴你，你有位師兄行思和尚，他現住在吉州，你的因緣在他那裡。你師父說的話甚為簡明直接，是你自己迷惑不明瞭罷了！」

眾角雖多，一麟足矣

希遷聽了以後，就向惠能大師的靈龕禮拜辭別，直接前往行思駐錫的青原山靜居寺而去。

行思禪師當然要照顧師兄弟，不是只有師父教導弟子，師兄弟之間也可以互相教導的。因為希遷已經得到師父的指示要來依附行思學習，行思當然也願意教導他。

當希遷來到行思禪師的面前，禪師就問他：「你從什麼地方而來？」

希遷說：「我從曹溪來。」

行思禪師再問：「你帶著什麼東西來？」

希遷說：「未到曹溪亦不失。」（即使我未到過曹溪，也沒有遺失什麼），這句話是說：我的確是從曹溪來，但即使我未去過那裡，我並未遺失什麼，也沒有得到什麼，我本自具足！

行思禪師又問：「怎麼用去曹溪作什麼？」（既然不曾遺失，那你去曹溪做什麼

呢？）這是在詰問希遷，既然未遺失，又何必去曹溪呢？有什麼值得你去的呢？

希遷反問道：「若不到曹溪，爭知不失？」（我如果沒有到曹溪，怎麼會知道沒有遺失呢？）他緊接著立刻又問：「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？」（曹溪的六祖大師還認得你嗎？）希遷這兩句話想問的是：你傳的「法」是不是和曹溪的相同呢？曹溪六祖大師還認得你嗎？我們關注的是相同的問題嗎？關注的問題相同，我們的「法」才是相同的，不是因為這裡寺院蓋得很宏偉，或大和尚名聞千里，我才來這裡求法。

行思回答說：「汝今識吾否？」（你現在認得我嗎？）希遷就回答：「識。又爭能識得？」（我認識的。但又怎麼才能認識？）

行思禪師回答：「眾角雖多，一麟足矣。」（有角的動物雖多，但只要一頭麒麟就已足夠。）相傳麒麟只有一角，是古代傳說中的神獸，也是吉祥的象徵。「一麟」意指「一頭麒麟」，比喻在一群人之中最俊秀者。這句話是行思對希遷的讚歎。

希遷又問說：「和尚出嶺多少時？」（和尚北出五嶺有多久的時間？）「嶺」是指位於湖南、江西與廣東交界處的五嶺——大庾、騎田、都龐、萌渚、越城五座山，希遷來處的曹溪位於五嶺之南，而行思所在的青原山則位於五嶺之北，所以說離開曹溪北去青原山，便稱為「出嶺」。「嶺」在此被比喻為修習佛法的障礙，而「出嶺」就是指悟道。希遷的這句話便是在問行思：你得「法」多久了？你從生死輪迴、凡夫的知見翻越出來，已有多久時間了？

行思禪師沒有回答，他只說：「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溪？」（我卻不知你何時離開曹溪？）希遷說：「希遷不從曹溪來。」行思禪師說：「我亦知汝去處也。」（我也知道你的去處。）意思是：你是人中的佼佼者，我知道你要去哪裡，你不必問我何時得法，你知道這些做什麼呢？

希遷就說：「和尚幸是大人，莫造次。」（和尚還虧是長者，說話不要如此輕率。）「大人」是對長者的尊稱。意思是：你已經是得道的長者，怎麼可以亂開口說你都已經知道我的去處。

當然行思禪師是知道的，不是因為惠能大師將希遷託付給行思，而是行思看到眼前的這個人不是等閒之輩，行思想要成就希遷。

曹溪還有這個嗎？

有一天，行思禪師又來問希遷：「你從什麼地方來？」

希遷說：「我從曹溪來。」

行思禪師就拿起他的拂塵，說：「曹溪還有這個嗎？」

希遷禪師說：「非但曹溪，西天亦無。」（不說曹溪已經不用這個東西，包括印度也不用了。）「西天」是指印度。拂塵是一種教學的輔具，也是表徵「法」的輔具，它與袈裟同樣是一種可以幫助加強說法的工具。

行思禪師問說：「子莫曾到西天否？」（你莫非曾到過西天？）行思是想：如果你不曾到過西天，你怎麼知道西天沒有呢？

彼此的問答針鋒相對，這不是我們一般的教學，而是禪修的教學，是直指命題的教學。

希遷回答他的詰問說：「若到即有也。」（我如果到過西天，就知道有了。）這句話的意思是：我就是沒有去過，不知道那邊是否有拂塵。如果我去過，那邊是有或沒有，也不用我們在這裡討論。

行思說：「未在，更道。」意思是：你這樣的回答，不曉得在說什麼，你重新說一次。

行思認為這樣的回答帶一點點不真切，所以不接受，要求希遷重新來過。希遷只好說：「和尚也須道取一半，莫全靠學人。」（和尚也應該講說一半，不能完全依靠學生。）這是希遷要行思禪師來說他自己的見解，他的想法是：你問的問題我只能回答一半，我回答的一半你不滿意，你也可以回答另外一半，各自負責一半。你的意見是什麼，也請你說說看。

行思禪師就說：「不辭向汝道，恐已後無人承當。」（要向你講說，我不會推辭，只是擔心以後沒有人承當得起。）行思的意思是：我不是不想告訴你，只是擔心如果告訴了你，今後就無人能承擔佛法了。佛法是要自己去悟的，他人悟是他人的，與你毫不相干。

希遷接斧

有一天，行思禪師對希遷說：「你把我的一封信帶給南嶽懷讓和尚。書信送達以後，你必須趕快回來，我有個斧頭要交給你，你就可以住持山門。」這是行思看到希遷的根機，希遷可以承擔行思的衣鉢，接下這樣的斧頭，不是砍伐樹木，而是教導學人。希遷立刻接受下來，便到南嶽衡山找懷讓禪師去了。

希遷見到懷讓禪師時，尚未呈上書信，就先問：「不慕諸聖、不重己靈時如何？」意思是：不傾慕聖賢，也不尊重自己的靈性，應該怎麼辦啊？

懷讓禪師直接跟他說：「子問太高生，何不向下問？」（你問得太過高深了，為什麼不向下詢問呢？）南宗常以「向上一著」指明心見性，以心印心，不立文字，稱之為「教外別傳」；「向下」應指頓悟教法的開展。

希遷就說：「寧可永劫沈淪，不慕諸聖解脫。」（我寧可生生世世地沈淪在六道輪迴中，也不欽慕聖人解脫的法門。）懷讓禪師聽他這麼一說，就不再跟他說什麼了。這是彼此心心相契的印信，就是這麼簡短的信願相契，心心相知。

佛法是契理契機，更是上求佛道，下化群生，傳承佛法心印，是內修外弘心法的開展，它才是正法生生不息永續的綿延。

希遷很快地轉個身就回到青原山靜居寺，行思禪師就問他：「你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呢？請你送的書信有沒有送到啊？」

希遷說：「那封信我沒有轉給他們，我就回來了。」行思禪師問：「為什麼？」希遷就把前面與懷讓禪師說的話轉述給行思禪師聽，然後說道：「我出發前承蒙和尚答應傳給我斧頭，請把斧頭交給我。」意思是：我回來山上接這

支斧頭，我要接法了。

行思禪師把一隻腳放下來，就把斧頭交給他，斧頭是一種表法。他腳放下來，意思就是你要開始去行化了。希遷和尚頂禮拜謝，不久就辭別行思禪師，前往南嶽懷讓的座下去了。

行思禪師讓希遷去送信，希遷都還未把信交給對方，就回來要斧頭。斧頭就是「法」，把斧頭交給你，好好地去墾山，去教化眾生。該去的就去，該留下的就留下。他們都關注生死大事、本來面目，還要有一些指點的、教學的方法，這些都很可貴，而且是心心相知。

曹溪意旨如何？

神會禪師也曾經來參行思禪師。行思禪師問：「你從哪裡來啊？」

神會禪師說：「從曹溪來。」

行思禪師問：「曹溪大師的宗旨是什麼？」

神會禪師並未回答，他只是身體動一動而已。

「見、聞、嗅、嘗、覺、知」每種感知的作用都可以回答，有時回答不是靠語言，而是靠動作，有時靠彼此心會神領。所以，神會的身體這麼動一動，行思就對他說：「猶滯瓦礫在。」（你心中還留有些瓦礫），這是說神會禪師還停留在那些文字、知識、形相的層次。

神會禪師說：「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否？」（和尚這裡莫不是有真金送人嗎？）神會問這句話是在說：你說我是瓦礫，那你這裡是否有真金要給人？

行思禪師就說：「設有與汝，向什麼處著？」（如果我把真金給你，你要放在什麼地方？）

行思禪師說的就是如果給你按個東西上去，你如果不執著，東西就按不上去，如果執著，東西就不會掉下來。就如天女散花（《維摩詰經》中所說，天女散花

於諸大菩薩與諸聲聞弟子身上），花直接落下而不會著於菩薩的身上，但花落在聲聞弟子身上卻不會掉下來。這是禪師間彼此在打機鋒，並無高下。

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有一次，寺裡僧眾問行思說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（佛法的根本大意是什麼呢？）行思禪師回答：「廬陵米作麼價？」（廬陵的米價如何？）

「廬陵」就是今日的吉安，青原山靜居寺就坐落在此處。佛法的根本大意與廬陵的米價，兩者根本無關，讓人聽了覺得不著邊際。在中國祖師的禪法，常有這樣的對話，例如「祖師西來意？」「佛法大意？」「麻三斤」等，這些都是無厘頭的話語，常以不著邊際的如「廬陵米價」來反問，用意是在切斷那位寺僧落入思辨、知解的妄念，促使他脫出各種知識觀念的窠臼，然後能返觀自性，得見本來面目。

行思禪師將正法眼藏傳付給希遷禪師後，於唐玄宗開元廿八年（740年）十二月十三日，升法堂告別眾僧後坐化，唐僖宗追賜行思禪師諡號「弘濟禪師」，其靈塔名為「歸真之塔」。

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